

四十年前，桂坝的月光

冯渊

枞阳县桂坝当年是陈洲乡政府所在地，桂坝港是长江中下游一个不大不小的码头。与桂坝隔江相望的是池州，下游四十公里是铜陵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这个码头成了附近商品、人流集散地，桂坝在一段时间里被人称为“小上海”。提到桂坝，大家心里都有数，那里人，能打，出手狠。

桂坝本来与我无关。我的同学唐海涛是桂坝人。因为他，我1983年元旦去过一次桂坝。

唐海涛的家在长江滩涂一个斜坡上的建筑群里。他的父亲是乡政府工作人员，母亲是乡医院的医生。他们把我当大人招待，做了很多菜。晚上，他母亲给我收拾床铺，拿出了崭新的被褥。他家里干干净净，每个人都清清爽爽，温文尔雅。整个空间宁静，光滑，看不到一粒微尘；人和人在狭小的房间里相遇，轻轻避让过去，不必说什么话，甚至没有一点接触，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，悠远的。

四十年前，一顿普通的晚宴，改变了我此前对桂坝的两种想象：驮枪舞棍、争强斗狠的一群青年，在码头闹事；江滩上一道高高的拦水坝，坝上桂树成行，桂花香远益清。

唐海涛说，“这里原住民姓桂，才称桂坝。”

“你怎么姓唐？”

“我跟母亲姓。”

“哦，原来这样，难怪坝上没有一棵桂树。”

傍晚，我们来到江堤边。居民区在大堤内侧，爬上高高的大堤，但见堤坝舒缓地往下延伸，尽头便是江水。人家与江水，仅一坝之隔。

是农历十一月的下半月。堤坝上的草早黄了，软软的，铺在脚底。月光照在大地上，能看清枯草中残存的一点点绿意。坝上最多的是挡浪柳，它们的叶子最晚凋零，现在还有散乱的叶片挂在梢头。苦楝树、乌桕树，只剩下圆溜溜的果实，枝头一片叶子也没有。一痕一痕细小的枝条，将天空低垂的部分划分出许多格子间来。

冬夜的微风，从低洼的田野吹来，带着稻根的气味，苦楝子的气味，炊烟的气味，附近船厂金属、煤油的气味，这些味道被冲荡的夜风混杂、调和在一起，越过大坝，扑向江面，和江水一起，流荡到遥远的他乡。

月亮银白，冷峻，悬挂在寒冷的天穹上。四下里银亮。房子，树，堤坝，江水，白日里混沌一片，现在空气被月光擦洗干净了，澄澈透明，万物各归其位，都在月下银光闪闪。

我从未认真看过这么冷冽的月光，饱含泥沙的江水在月光下似乎也清澈起来了，它不像白日里那样浑黄、黏稠，此刻，它显得有厚度、有质感起来。它在堤坝之下奔腾跳跃，剧烈起伏，发出沉重的呼吸。

我们沿着堤坝往江水边走。唐海涛的脸是白皙光洁的，这个男生在班上从来就不安定，他走路时，两只胳膊大幅度甩动，摆动频率又高，有时两只胳膊还能在背后相逢。他大步流星走过来走过去，似乎永远在晃动着身子，他对谁都展开一副笑脸。他喜欢摄影，喜欢朗诵诗歌。

“青春很快就过去了，冯渊，你要好好写诗。”唐海涛在月下睁着大眼睛，笑咪咪地看着我，他的笑一点点弥散开来，浑身上下都是笑，都是月光，虽然是农历十一月的满月，四野都是银子反射出的熠

熠光芒，我们并不觉得冷，只是害怕这样的月光很快会模糊起来。

“大地上芸芸众生就像这挡浪柳，青枝绿叶的时候太短了。很快就是这样子——树皮皴裂、粗糙，风浪灌注进来，掏空它，它再也不会感到疼痛。你知道它刚长出青枝的样子吗，它的皮是紧密的，翠绿的。你做过柳笛没有？就是折断一根这样的柳条，反复搓揉它，直到它皮骨分离……”唐海涛说话急促，他的许多想法还没成形，话语就已经冲口而出。他在桂坝出生长大，有怎样的童年我不知道，让我稍感不理解的是他在家并不怎么说话。

“你说得很对，唐海涛。好时光转瞬就过去



如灯 张健 摄

了。就像今夜的月色，就算是我们坐在江边守候到天明，它还是要离我们而去。而且，夜风越来越冷，我们扛不住后半夜的寒冷的。”

“冯渊，你知道桂坝有一个诗人吗？而且我还认识他。”

我听这话的惊喜，就像他告诉我认识嫦娥一样。

“他叫钱叶用，参加过‘青春诗会’，发表了不少诗歌，他是我们这里最有出息的人。他在省出版社做编辑。他妹妹在邮电所工作，我和他妹妹是同学。”

不久前，我刚知道刘大槐、刘开这些桐城派作家就是桂坝乡民时，还愣了很久，这里不是拿刀舞棍的地方吗？天下文章出桐城，就出在这里？

“唐海涛，枞阳从哪一年从桐城分出来的？桐城派作家就是你们这的人？”

“1955年。刘大槐退休之后确实回到老家陈洲江边教过书。他离我们太遥远了，他都死去两百年了。”

是的，那都是哪一年的事了。我们生活在当下，感兴趣的是年轻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诗句，如果还有幸与诗人生活在一块土地上，就强烈地感到与有荣焉。

那时，我也与我故乡小镇在京城大刊做文学编辑的老乡联系，我舍不得跟唐海涛分享我隐秘的快乐。前辈老乡对我的诗作并没有给出肯定的评价，只是劝我多读书，鼓励我，说我未来不可限量。我选择性地记住了自己喜欢听到的信息。

我不知道桂坝也有这么了不起的诗人。我瞪大眼睛看着堤岸，看着月光笼罩的小镇，村落。看着奔腾不息的江水。想象钱叶用在这样的月下会怎样构思他的诗句。

我不认识钱叶用。但我认识熟悉钱叶用的唐海涛。我看着唐海涛，看到月光流到他的睫毛

上，映照在他的眼珠上，一直看得他不好意思。我转头去看枝干稀疏的小树林，看堤坝上的草根，看水塘里一只干瘪的老莲蓬。这一切，都曾接受过诗人目光的洗礼，如果这一切都被诗人纳入他的写作视野，那么即使是枯干的树枝也都有了光芒。这时，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喊：这是一根被诗人的眼光爱抚过的树枝！

“冯渊，你会不会爱上班上的女孩？”

“什么？你干嘛问这些庸俗的问题。我对那些毫无兴趣。我只喜欢诗歌。”

我眼光看着遥远的江水。我渴望自己像这奔流的江水，从桂坝启程。这里其实是一段夹江，越过江心洲，顺江东下，江面比这还要开阔，月光比这还要犀利。“让我无比激动的是远方，你知道吗？”

我们的对话时而浓烈时而清冽，有时像喝了一杯老白干，从喉咙到心脏都燃烧起来了；有时像喝了经霜的葡萄酿制的冰酒，冷冽，然而甜美。

那时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，甚至对自己将来适合做什么也一无所知。

我们在离江水最近的堤坝边缘奔走，是不是暗中期盼江水将我们席卷而去，带向奔腾澎湃的远方？只要是远方，只要在奔流，我们就有永无止息的期盼。

后半夜的月光像霜。我们的脚底发烫。我不时抬头仰望，觉得高天之上有一双眼睛在多情地凝望着自己。“我是被眷顾的。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。”

月光看似公平无私地洒下银辉。我却闻到了月光的芳香，这是一种神秘的启示。

村落早就安静，所谓的小镇，在此刻与稻田上的村庄无异。我根本不知自己的未来在哪里，会遇到谁，创作出怎样的诗句。但那个晚上，我信心十足，笃定相信我的未来。

“唐海涛，你将来要成为一个表演艺术家。”

“冯渊，你将来要成为一名诗人、作家。”

风将我们的话刮到桂坝港口的江面上，吹走了。

吹走了，就谁都听不到了。那是我们的秘密。

第一个十年过去了，我们毕业各自回乡，在自己故乡的小镇上当乡村教师。我给陈洲中学的唐海涛写过一封信，我的师友创办了一份学生学学习报，希望我发动朋友订阅。我寄出了十封信，只有唐海涛热情地回复并订阅了。

第二个十年，我停止涂鸦，不再写作，从乡下调到城里，又从小城市调到滨江大城市。

第三个十年，高速公路兴建，长江大桥架设，长江轮船彻底停航。我开车经沿江高速回乡，沿途有些港口小镇不可逆转地衰落了。趸船、售票处、饭店、旅馆、商店，当年人流云集的地方，现在去看，要么是荒草一堆，要么，那些脚步杂沓的地方，只有结荚的油菜在暮春里垂头沉思，所谓荠麦青青是也。陈洲乡如今也撤并了，“小上海”桂坝，现在是汤沟镇一个村子的名字。

第四个十年，农历十一月的下半月，我在长江入海口看月亮。这里霓虹闪烁，月光下是金属冰冷的反光。江水进入大海之前，波翻浪涌，蓄积了太多的能量，在辽阔的江海交汇点，我原以为那些几千公里奔腾过来的力量会掀起万丈浪涛，排山倒海，形成惊天动地的海天胜景。

并没有。

大海宽阔无边，低伏着，毫无声息就将这些奔涌的豪情吸收到它渊默的深深深处。激荡、相拥、抚慰，都藏在深深的水底。江海交汇处的水面上，只有寂寞的天空，在做一面无边的镜子，与大海互为镜像。

唐海涛，冯渊，如今，你们都在哪里？

